

思辨小说

寻梦三千年

李心田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寻梦三千年

寻梦三千年

作 者：李心田
责任编辑：李荣德
责任校对：姜 文
责任监制：江伟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徐州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3 印张 11
字数 220,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226—X/I·1138
定 价：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以全新视角、独特的表现手法，写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力作。

作家通过某省社科院院长何之光因向省委书记提意见；同时因秉公处事，抵制领导循私情而获罪、遭贬官。作家以极具思辨力的笔触，撼动了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敏感的神经，揭示了人际复杂的关系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本书纵览了三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不归路。

本书作家李心田，代表作为《闪闪的红星》，本书是他四十多年创作历程的最新开拓。

李心田主要著作目录

长篇小说

- 《梦中的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5)
《跳动的火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6)
《十幅自画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10)
《屋顶上的蓝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2.2)
《银后》(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5.10)
(获《当代小说》新都市小说特别奖)

中篇小说

- 《闪闪的红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5)
(获 1954—1979 年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拍成同名电影。翻译成英、法、德、日、罗等 11 种文字)
《两个小八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2)
(拍成同名电影,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
《船队按时到达》(明天出版社 1986.8)
(获 1982—1988 年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
《第六演播室》(明天出版社 1996.12)
(中央电视台中心拍成电视剧)
《人的质量》(《十月》1981.1)
《沙场春点兵》(《小说界》1982.4)

《杏花春雨》(《解放军文艺》1984.3)

《蓝军发起冲击》(《昆仑》1984.3)

《崎岖的山路》(《巨人》1984.3)

其余七篇收入《中篇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

获奖的短篇小说

《哥哥放羊我拾柴》(获《山东文学》创刊四十周年奖)

《无雨的夜晚》(获山东省纪念建党七十周年小说集)

《分糖》(获1993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痕迹》(获山东省抗日胜利五十周年征文奖)

多幕话剧

《再战孟良崮》(1971年,与人合作)

《风卷残云》(获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创作奖)

《火与花》(1979年)

《随身携带的鉴定》(1981.7)

独幕话剧

《月上柳梢头》《青春红似火》等八种。

电影剧本

《杏花巷》(《电影文学》1985.9)

《卫星窥测不到的地方》(《啄木鸟》1986.3)

《义士血》(《戏剧丛刊》1987.11)

《神秘的帆影》(《八一电影》1990.4)

长诗

《金色的花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

儿童小说选

《夜间扫街的孩子》(明天出版社1997)

寻梦三千年

目 录

第一章

A \ 1

B \ 24

第二章

A \ 44

B \ 64

第三章

A \ 84

B \ 102

第四章

A \ 120

B \ 138

第五章

A \ 161

B \ 182

第六章

A \ 201

B \ 222

第七章

A \ 243

B \ 262

第八章

A \ 287

B \ 312

第九章

A \ 346

B \



第一章

A

你在追求什么？
你在等待什么？
如果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么，
追求就会落空，
等待终成空守。

他原无意当官，可是当了省社科院院长之后，又觉得理所当然，而今，眼看这个院长要丢了，便感到非常非常的委屈。他像站在山崖上，领略大好风光，突然有只手

在背后出现，只要用力一推，他就匍地一下跌向山涧，跌坏了身体，跌碎了名誉，跌掉了人生价值。

我现在被逼到悬崖上了，感到背后的掌风那么锐，假如我猛地转过身去，阻止住那只手，也许我还会留在这山顶的。我不只是要饱览这大好风光，我还要创造、要耕耘，我可以使这山巅花满枝头，硕果累累。奉献也是一种权利，我要维护这权利！

可是怎样才可以阻止住那只手呢？要学会周旋，还要捧上笑脸，要唱个大喏，再把曲的说成直的，变尊严为卑下，把独立变附庸，使清白为混浊，让学者成官僚……啊，假如那样，我也就不成为我了！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他是省社科院院长何之光，今年五十三岁，按说还有七年干头的，可是要叫他交印了。

他从桌前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对面那间办公室，刚才就是在那里听了工作组组长潘枫的一顿揶揄。

“何院长，命运弃贤达啊……”

潘枫的脑袋略小，顶端还有点儿尖，头发从中间分开，就是脑门儿还算开阔，两只眼睛挺有精神，只是光芒外露，给人以过度聪明的感觉，鼻子很直，突出他坚毅的特色，薄唇，一口整齐的牙。

看着这张脸，我怎么老觉得不舒服？何之光默默地望着这位由省委派来调查他的工作组组长。他说话很含蓄，证明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何院长，我传达的是上级的指示，请您别介意。”潘枫面带笑容，声调也委婉。

何之光心头怦怦跳，这几个月对他的调查，就要亮牌了。

“组织上让您把院长的工作停下来。”

眼光躲了一下，潘枫的头微微向下垂了垂。

何之光的脸红了，身上的血急剧地涌动着，他闭着双唇，感到屈辱。

沉默。

潘枫把脸抬起来，眼光在何之光脸上搜索着，他开始像看戏，看一个悲剧角色脸上的表情。

何之光发觉到对方在欣赏他，便更加感到屈辱。他问：“有文件吗？”

“现在没有。”潘枫底气很足，“我想，过一段时间会下来的。”

“这么说，是撤我的职啦？”

“我不敢这么说，组织上只要我通知您把工作停下来。”

“不行！”何之光拍了下桌子，“这么不明不白的，我不接受！”

“是很明白的。”潘枫打开一个文件夹，低头念道：“省委常委决定，何之光同志停止社科院一切领导工作，认真思考个人的问题。为不影响正常工作，各科研所，要妥善安排，切实完成各科研计划。”他抬起头来，很坦然的样子。

何之光问：“这是文件吗？”

“是省委常委办公室传来的电话记录。”

潘枫见何之光愣愣地坐在那里，微笑着说：“何院长，您是老师，老学长，我非常尊敬您。可是您知道，人事安排，是不以您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您的学问、道德、领导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我参加工作组这几个月，听到说您好话的人太多

了……”

何之光打断了他的话：“好话，坏话，我全不管，但是，我要对我个人的全面结论。”他看着潘枫的眼睛，“我要求当着全院人的面，公开宣布对我的结论！”

“啊……那是后话了……”潘枫还微笑着，“结论，肯定是有，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范围里讲，那要由组织来决定。”

何之光坐着不语，他觉得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了！

潘枫还是微笑着，他换了一种语气：“何院长，您知道您吃亏吃在什么地方吗？”

何之光瞪眼看着他。

潘枫说：“过于书卷气了！”他不说书呆子。

何之光望着这个比他小十三岁比他晚两届的大学弟，目前已混到副厅级，而且春风得意，马蹄正疾，只好自愧弗如了，便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应该珍惜知识分子的骨头。”

潘枫笑笑，未摇头也未点头。

何之光还是坐着不动。

潘枫换了话题，问起何院长的身体状况。何之光知道和这位组长再谈下去也是白费唇舌了，便寒着脸站了起来，悻悻地离开。

背后，一双幸灾乐祸的眼睛。

何之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头堵塞着，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觉得太艰险了，三个月的调查，就落得这个结果？真的要把我赶下台去？

说我工作中有缺点，我承认；说我犯了错误，那全不能成立嘛！好吧，不让干就不干，我还回学校教书去，还能饿着我

了？

可是，真要离开这间办公室，离开身下那把金交椅，他又十二分地不甘心了。我满腹经纶，正是为国出力的时候，为什么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我一定要把背后的那只黑手推过去，低头，就证明自己骨头软，忍辱，就是纵容邪恶，我必须堂堂正正地立在这儿，我相信今天已不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了！

他摸起了电话，找他的顶头上司。电话拨通了，可是没有人接。又拨了更高一级领导人的电话，对方的秘书说，书记开会去了，不在。

不行，不说个清楚，我是不离开我这个位子的，他甚至在咬牙切齿了。

停止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撤职。撤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压在我头上的几条罪状都成立了：什么拒绝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呀，什么结党营私，排斥打击老干部呀，什么失职造成公款大量损失呀，什么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呀……啊，那一大摞屎盆全得扣到头上了。

他似乎闻到那些腥臭，呛得喘不过气儿来了。不知道怎么冒出这么两句：

昨日还是一朵花，今日屎盆换乌纱！

乌纱帽我可以不要，但必须还我以清白！

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被撤职，一撤了职，就有口难分辩，有理说不清了……

他枯坐着。

何之光的妻子苏蕙是省委常委的保健医生，她是位心血

管病专家,不但医道高明,而且十分细心,所以省里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喜欢请她看病。已经退位的第一书记赵洪,还离不开这位苏医生。午睡起床后,觉得有些胸闷,又把苏蕙请到家里来了。

看完了病,服了药,赵洪问苏蕙:“何院长最近怎么样啊?”

苏蕙说:“他的事,我不大问,好像还在做检查。”

“噢……”赵老书记噘着嘴,“老何是个好人啊!”

苏蕙笑笑。

“可是好人不得好报!”赵老书记显得不平,“要把他拿下来了!”

苏蕙的笑收起来了。

“他们知道我和老何不错,这次要拿掉他,就先来给我打个招呼。”赵老书记仍有不平之气。

“是怎么回事儿呢?”一向沉稳的苏蕙眼也有些直了。

“噢!”老书记叹口气,“和一把手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他觉得这句话有点粗,对一个女同志说似有不妥,便咳嗽一声。

“赵老,您对老何是了解的,可不能冤枉他呀!”苏医生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唉,究竟发生些什么事,我也不清楚。如今下来了,话也不好说了,就是说,也没人听了。”老书记像解嘲似地一笑。

苏蕙问:“已经明确撤职了吗?”

老书记摇摇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估计老何这个院长是当不成了。”

苏蕙默默地站在那里,这几个月,她不是不知道丈夫挨整,但她相信丈夫是无辜的,共产党是讲实事求是的,经过调查之后,丈夫会恢复清白的,他依然能够在他的院长岗位上发

挥他的才智，有所作为，谁知，要拿他下来……

“你也别难过。”赵老书记见医生神情黯淡，就劝她，“你们有些有本事的人，有本事，到哪儿也是干。”

“哎，哎。”苏医生不愿在人前表示怯懦，便收拾医疗箱，准备告辞。

赵老书记见苏医生要走，又说：“这个事，你和老何知道就行了，先不要跟外人讲，也别说是我小广播。”

“哎，哎。”苏医生点点头走了。

苏蕙回到家里，见丈夫还没回来。她觉得心慌，头脑也有些晕，便软软地躺到了床上。她实在不明白，这场乱子怎么会闹得这么大，怎么调查组来调查几个月，最后把这个何之光给调查下去了？她想起丈夫当院长这几年勤勤恳恳地工作，那是卓有成绩的，不是屡屡得到省和中央的肯定吗？怎么还要遭到这样的打击呢？她知道，心情变，会给心脑血管带来极大伤害，这样的打击，老何能受得了吗？她心疼起丈夫来了，她想，必须让老何心情轻松，让他思想上有些准备，让他处变不惊。于是她趑身起来，摸摸衣袋里还有几十元钱，便推了自行车，去商场。

何之光在办公室里枯坐了一个半小时，脑子里有时是空白，有时是疾风暴雨，想大声地喊两声出出胸中的闷气，又觉那是失态，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院长，院长就得有院长的举止。

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看看腕上的表，已到下班时候了，才想起要回家。也就在这时，他才想起见到妻子应该有个好颜色，不能骂，不能躁，不能口出不逊。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

落落大方，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来点谈笑风生。他爱他的妻子，妻子是个贤妻，她温柔，她善良，两个人结婚二十多年，没有红过脸，没有拌过嘴，有时夫唱妇随，有时妇唱夫随，你的心里有我，我的心里有你，两个人有时就是一个人。这几年，何之光事业上一帆风顺，苏蕙也备受人们的尊重，更使得两个人如沐春风，融融泄泄，一片美好。打在夫身，疼在妻心，打击落在我的头上，我一个人承受，但不能累及苏蕙。何之光决定先不把这事儿告诉妻子，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等她逐渐有所意识的时候，再缓缓地向她说。千万不能说我有错误被撤职了，那对她打击太大了，她是个女同志，心眼儿窄，她一直把我看得那么贵重，那么不可侵犯，若是她知道我被人犯了，她会心碎的！如果真有灾难的话，通通落在我的头上吧，千万别摧残我的妻子……

何之光回到家中，见妻子在厨房里切肉。他问：“改善生活呀？”

苏蕙说：“哎，我给你炒个葱爆肉。”葱爆肉是苏蕙的拿手菜，过去，两个人高兴的时候便自做自吃。

何之光说：“好，我来剥葱。”就从案头拿过一棵葱来剥，还轻轻一笑。

苏蕙也报以一笑。

两个人说话办事都很自然，全没看出对方脸上的笑有装扮痕迹，也都感到心安。

何之光剥着葱，想找闲话来跟妻子说，可是想来想去，却找不出什么好说的闲话来。

苏蕙也不知要说什么，有时用眼光瞟一下丈夫。

何之光终于想出一句话来：“今晚上，电视是什么节目呀？”

“啊……”丈夫问起电视节目来了，他这个人除了中央新闻以外，一般是不看文艺节目的，而她，是每晚必看的，就说：“一台，八点钟有个焦点访谈，三台九点半有部美国电影。”她想听听丈夫对节目的选择，何之光问：“这肉，多少钱一斤了？”

苏蕙说：“这瘦的，六块五一斤。”

何之光“啊”了一声，像是忽然想起一件可乐的事儿，说：“知道吗？那个老姑娘朱玉玲要结婚了！”

本来就是闲话儿，说不上有什么连续性，当然是东一句西一句的。苏蕙实在不知道对朱玉玲的结婚作什么样的回答，只好“啊”了一声。

何之光手中的葱已经剥完了，拿着它不知往哪儿放。

苏蕙见他手里拿着葱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说：“行了，把葱放在案板上，你休息去吧，茶，我给你泡好了。”

何之光点点头，放下葱，转身到了厅里，端起茶几上那杯清清的龙井茶，坐到了沙发上。

“真好。”他呷了口茶，心底里感谢苏蕙，水来湿手，饭来张口。

“要不，我和她一起出去旅行一段时间吧，让她远远地回避那些恼人的事，时间拖长了，空间拉大了，那烦恼也就淡了。”他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那些本来只应该由我个人来承担的打击也落到她头上……”

“哎呀！”厨房里传来苏蕙一声惊叫。

何之光忙跑过去看，见苏蕙右手按着左手的中指，轻轻地摇晃着。

“怎么啦？”他问。

她说：“没什么，碰了一下。”把中指在围裙上按了按，又去切肉。

“切着手啦？”他见白围裙上有一点血迹，就去拉她的手。

她躲了下，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喝茶去吧！”

何之光站在妻子身后，不想去喝茶。

苏蕙加快了动作，很快把肉切完，转过脸来说：“好了！”

何之光定定地望着妻子的脸，想在上面找到点什么。

苏蕙闪了下眼：“看什么？过去，过去，别碍事。”好像脸上确有什么秘密，推了下丈夫，把脸侧了过去。

何之光发觉妻子仍然很美。虽说快五十岁的人了，头发没有一根白的，脸上皮肤白皙，额头连明显的皱纹都没有，长长的眉下一双温柔的眼睛，还是那么清澈，一条白布围裙系在腰间，腰身还是那么匀称，她身上似乎有一股淡淡的香，就像秋天田野里散发的果香粮香，她是一幅明朗的秋天……“你把刀放下。”他说。

她放下了刀，他把她轻轻地搂在怀中。

很久，很久，默默地。

当他捧起她的脸要吻她时，发觉她眼中有泪，便问：“怎么了？”

她一笑，说：“没事儿。我炒菜吧！”转身就去拿锅。

她把锅放到了煤气灶头上，伸手拧开煤气罐的阀门，擦着了火去灶头上燃，可是那灶头却没冒出火焰来。

“啊……”她想起来，“煤气罐里没气儿了。”

“噢，没气儿了？”他向灶头看了看，“该换气儿了！”

“哎，怨我！”苏蕙说，“昨天就没气儿了，今天上班我就该